

阴缘伞 (连载四十七)

文/李沉嫣

“

大四女生苏沐雨在收到多年未见的好友发来结婚邀请后,便前往溯水古镇参加其婚礼,但恐怖事件也随之发生……一家神秘失踪的“姻缘伞”店,一个和她相遇却已经死去的男人,一场诡异离奇的冥婚……她无意之中又与富商家族的遗产扯上关系,而此时出现在她身边的人却带着秘密来,却又一个接一个的莫名死去……这一切到底是怨灵的诅咒还是恶人的阴谋?



苏沐雨边想边掏出手机,借由那微弱的蓝光走到窗边。突然,她看到了不可思议的一幕——窗边的那把摇椅,竟然一前一后地自己在摇摆着!仿佛有什么看不见的人正坐上边,得意地打量着她!

“啊!”苏沐雨低叫一声,全身的毛孔都在战栗,她迅速将窗帘拉开,但外边透进来那一丝丝暧昧的橘色光线,反而让整个房间的气氛变得诡异起来。

这房子里有陌生人!苏沐雨的心跳到了嗓子眼,那个人是谁,“他”是怎么进到她家来的?“他”在这里等了她很久吗?“他”要对她做什么?

一连串的问题在苏沐雨脑中闪过,她的身体僵硬起来,她甚至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办,是在屋里寻找那个神秘的人,还是马上夺门而出?

“就在这里呀……就在这里呀……”一阵歌声从苏沐雨房间里传出来,穿破黑暗,直直地冲入她的耳朵里!是朴树的那首《生如夏花》,也是她和徐诺高中时代最喜欢的一首歌。然而现在在苏沐雨听来,却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。

“谁?是谁?”苏沐雨地迈开步子,缓缓地朝她房间前进,每走一步都那么艰难……好吧,既然“他”都已经来到她家了,那她无论如何也要会会“他”,看“他”到底是人是鬼,要的是又是什么把戏!

虽然这么想,但苏沐雨还是被一种恐惧感包围着,她把手机放进口袋中,不知不觉摁出一个号码……

轻轻推开房门,歌声越来越清晰。手机的灯光在房间里扫射了一圈,最后停留在床上——那上面俯卧着一个穿蓝裙的女孩,长发披散,隐约见有血水从她那飘逸的裙摆流下。这景象和苏沐雨在QQ视频中见到的一样!

“诺诺?诺诺!”苏沐雨尖叫着正想冲过去时,身后,一只冰凉的手轻轻抚上她裸露温热的脖子,让她在瞬间颤抖起来,随后是一记重物敲击头颅的疼痛……

模模糊糊中,她感觉一道黑色的影子正蹲下来凝视她,视线是冰冷无情的,“他”拾起她掉落在地上的黑皮包,又慢慢地站起来。苏沐雨使出最后一点力气,拨通了手机上刚刚摁出的那个号码……

“小雨,小雨!谢天谢地,你终于醒过来了!”一道柔和的男声在耳边响起。

头,好痛!苏沐雨缓缓地睁开眼,看到的是白色的天花板,白色的墙壁,白色的被褥,以及——在她身边顶着两只熊猫眼的长夏!

“你……我……”她一开口,又牵扯出一阵痛,她双眉紧紧地皱在了一起。

“你先别说话!”长夏倒好一杯热水递给她,“你的头被木棒之类的东西敲中,幸好医生说有些轻微的脑震荡,应该没事……”

她记得昨天被人敲昏前,她拨通了一个手机号码,没想到居然是长夏的!这么说,在她最惊慌的时候第一个想到的人竟是长夏?这个答案让她微微吃惊起来,但马上又被另一个问题取代——包,她的皮包被人拿走了!

“我的皮包呢!那里面有重要的东西!”苏沐雨顾不上疼痛,焦急的询问着长夏。

“是掉在你旁边的那个吗?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啊!”

固然被“他”那走了,“他”是冲着那些证据来的!苏沐雨又想到:“那床,床上的人,是徐诺吗?是她吗?”

“床上的人?”长夏遗憾的问,“哪里的床上?我赶过去的时候,房间里只有你一个人倒在地板上,床铺很整齐,看不出上边躺过人……”

苏沐雨执意要办理出院手续回家,长夏拗不过她,只得顺从了她的心意。

然而走在回家的路上,苏沐雨却一直闷闷不乐的,一方面是因为自己辛苦找到的那些东西被人抢走了,另一方面是因为她昨夜明明看到一个蓝裙长发的女子趟在她的床上,虽然不知道那是不是诺诺,但的确有这样的人存在,可长夏却说,床上一点痕迹都没有。她不相信那是她的幻觉,除非昨晚作案的是两个人,一个装成徐诺的样子来分散她的注意力,另一个则躲在暗处偷袭她!可是那所谓的“凶手”真的会是两个人吗?

“小雨,不如我们报警吧。”长夏说,“把这些事都告诉警方,我们不要再逞强自己去当什么侦探了。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,非常需要人来保护,这次是被人袭击,下次呢……”

“不!绝对不可以报警。我不想让外婆担心我!”苏沐雨阻止他往下说,“我……我也答应过尹琴子、罗雅倪她们,在没弄清徐诺死因前,不让她们牵扯进警方的正式调查中……而且现在去我们家也没用了,那个袭击我的人早就把现场清理干净了吧,‘他’那么精明,肯定不会留下任何线索的!”

“你……”长夏望着她突然生起气来,“你能不能为自己想想!还有,你被人袭击时为什么要拔我的电话号码!”

“你这是什么意思!”苏沐雨被他突如其来的怒气搅得心烦意乱。他不想她打他的电话?在当时的情况下,她惊慌得连自己按出了谁的号码都不知道,哪里有时间考虑那么多!

“你不知道我离你很远吗?要不是昨天我和姐姐刚好在孟冬谷那治疗,我怎么可能在短时间里赶过来救你!如果我在韩宅,从那到你家要两个小时,只怕等我赶到时你已经……”长夏对她吼到一半,就说不下去了,他脸上浮现出一种深切的担忧,他突然一把搂住她,紧紧抱在怀里,“天!要是你出了什么事,我……你应该打电话给你最近,可以最快赶到你身边的人啊!”

他还记得昨晚赶到她家,看见她倒在地板上不动时,自己浑身都颤抖起来,一种前所未有的恐惧感包围着他,让他窒息,他真的害怕走过去会触碰到的是她冰凉的身体……

“那个……没事的,你看我现在不是好好的吗?”苏沐雨在他怀里有些不知所措起来,她才是那个受伤需要安慰的人吧,怎么现在反而是她在安慰长夏呢?想想她便觉得好笑。

苏沐雨笑道:“而且,‘他’近期都不会在攻击我了,因为‘他’拿到了想要的东西,也知道我们经过这次后会‘他’加强防备,‘他’再下手就很难成功了!”

长夏放开她,又恢复原来的样子:“那你的意思是,我们还得感谢‘他’,这次只是敲昏你并没有做出其他的事?”

“放心啦,我有种感觉,‘他’在这场游戏还没有结束前,他是不会让我死掉的。”苏沐雨自嘲地说,“毕竟少了我就少了很多乐趣,对不对,我一直都是‘他’游戏中最重要的一可棋子!”

长夏因她的这句话,又微微生气起来:“等到哪天,‘他’要结束游戏了呢?你对‘他’没有价值了,‘他’还会放过你吗?”

“在那天前,我相信我们一定能把‘他’揪出来!”苏沐雨坚定地说。

长夏叹了口气,道:“小雨,对于你的‘棋子’说法,我倒有不同的观点。我认为‘他’不仅仅只把你当成游戏中的乐趣,‘他’还对你存在着某种特殊的感情……怎么说呢?用‘又爱又恨’来形容吧,‘他’既想狠狠地伤害你,可又不忍心让你死去。对,就是这种矛盾的心理。”

Q说她不能和我比,她买不起几千上万块一件的国际名牌,所以只好对几百块一件的衣服仔细挑来挑去,免得买回家了后悔。然而我要送她“三宅一生”的裙子时她又不要,说穿惯了几百块钱一件的衣服,穿几千块钱一件的反而不自在。其实一个女人只要长得漂亮,穿不穿名牌都无所谓,地摊上几块钱一件的衣服也能穿出万种风情。

我一向奢靡,穿的用的从来都不省钱,一生太短,今生省下来的来世也用不着,并且也不知有没有来世,不如痛痛快快地花钱,尽情地享受。

不过,穿上名牌也未必见得有多高贵。

2月29日
二月的最后一天。
二月总是比其他月份少一天或两天。

就像子火,永远比别的孩子少些东西,他没有父母。

不过我有父母又如何,不过是两个赚钱的机器,永远不知道爱是什么。我宁愿没有父母,这样也许就一丁点念头都没有了。

3月3日
Q工作还算顺心。
不过说同事的脸太冷,像冰雕。
这个时代,笑容正一点一点地消逝。

如果想要别人给你好看的笑容,回到恐龙时代去吧。

我早上起来发现白纯走了,她留了个字条,说从我包里拿了两百块钱。我有点担心她,可是又不知道去哪里找她,她没跟我说过她住在哪一层哪一户。

一整天都没有白纯的电话,又联系不上到她,我心里很不安。

还不到下班的时间,秦渊就打电话催我去枫林别墅,估计他昨晚一夜没睡好。他不便来公司接我,我于是打了个出租车,没想到比他先到枫林别墅,他被堵在路上了。

我躺在“总统套房”的沙发上闭目养神,没多久就听到院子里车轮压过地面的声音,紧接着一阵噤噤的脚步声上楼了。我赶紧躲在门后面,等他一进门,在他身后大叫一声。

他被我这么突然一叫,吓了一跳,骂道:“坏丫头,吓死我了!”

“哈哈,胆小鬼!”我大笑不已。

他一把抱起我,“看我怎么收拾你!不给你一点颜色,你不知道我秦大爷的厉害!”

“大爷饶命!大爷饶命!”

“休想!”他把我抱到床上,装出一副凶神恶煞的样子,压在了我身上,他的肌肉结实有力,一股阳性的气味扑鼻而来。我喜欢这个男人,一把勾住了他的脖子,迎接他火热湿润的舌头,小别胜新婚,两只湿润的充满欲望的舌头缠绕在了一起。

他的手摸到我背后,解开我的胸罩,他的舌头滑向我的胸部,舔着我圆润饱满的乳房。接着他娴熟地脱掉了我的内裤,抚摸着敏感隐秘之处……我下面渍不成军,湿成一片,一阵强烈的渴望吞噬着我……他好像洞悉了我的渴求,指头温柔地进入我的身体,轻轻地,柔柔地,像一条滑溜溜的小蛇在我体内游动,我情不自禁呻吟起来……在我的呻吟中,他进入了我的身体,一阵猛烈地进攻,地动山摇……

他是个精力充沛性欲旺盛的男人,而且技法颇多,弄得我欲仙欲死,几欲

丢盔弃甲,而他如战场上胸有成竹的将领,控制全局,进一会退一会,让我欲罢不能……

一阵暴风骤雨,终于,不再饥渴。我在枫林别墅刚吃完晚饭,接到白纯的电话,她在我的门外。

秦渊开车送我回家,我跟他说了白纯的事。他虽然不喜欢白纯做了这种事,但还是同情她的遭遇,让我多关心她。我说她一个人在北京,我自然会关心她。也许的确如白纯所说的,她不过没有我的好运气罢了,如果她遇上秦渊这样的男人,可能是另一种境况了。

秦渊不想让白纯感到难堪,把我送到楼下调转头走了。

白纯身上仍然穿着家居服,脚上穿着我的拖鞋。

我忙问:“怎么了,白纯?”

“我找不到他了。”白纯的声音像来自遥远的山谷。

我问道:“怎么回事?”

“我没带钥匙,房子进不去,他手机打不通。”

“他住哪里,我陪你去找他。”

白纯摇了摇头,“我不知道。”

“他公司呢?”

“也不知道。”

我惊呆了,世上哪有这样的白痴?我气不过骂道:“你怎么什么都不就知道就敢给他生儿子,你是不是脑子进水了,你没见过钱吗?”

白纯哭了起来,“我哪里知道会发生这样的事,我刚搬过来他就给了我5万块,平时对我也很大方,给我买了很多东西,他死活不愿告诉我家和公司的地址,我就不好问了,反正我又不嫁给他,给他生个儿子拿到钱就完了。”

“那现在呢,你能拿到钱吗?”我气她。

“我连自己的钱都拿不到了,”她哽咽着看着我,“吴晴,我该怎么办?”

“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办,一开始你为什么不问自己该怎么办?你住的房子是他的吗?”

“不知道。”她怯怯地看着我。

我叹了口气,真是服了她,这个蠢女人!看她这个样子我也不好说她什么了,心里又气又怜。她哭了会,停住了,说肚子饿了,问我有没有方便面。

她还不错,知道身体是革命的本钱,我于是给她煮了包方便面。她吃面条时又哭了起来,眼泪哗哗,说女人是水做的一点不错,不然她哪来这么多眼泪,稀哩哗啦地没完没了。

我只得一边递纸巾一边安慰她,“哭也没用了,明天找找物业,看能不能帮忙找到房子的主人。”

她点了点头,继续吃她的面条,又掉了几滴眼泪到碗里,她和着面条一起吃了。

第二天我和白纯在物业管理处查到了房子的户主。白纯拿着房主簿,看着我低声说户主的名字不是那个男人的。

管理人员于是拨打了户主的联系电话,户主在电话里说那男人是租的她的房子,而且他老婆前天晚上把房子退了。我和白纯大吃一惊,没想到母女又动作这么快。

在我们的请求下,户主下午来了趟京华格调。户主是个四十多岁的女人,开着一辆红色的宝马。她穿着华丽,举止优雅,说起话来语速不急不慢,声音细细柔柔,一看就是那种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的女人。

迷失北京 (连载六十五)

文/双人鱼

大学毕业不久的吴晴,在好朋友庄一的鼓励下来到北京,进入一家IT广告公司。然而不久,庄一被人杀死在公寓,庄一的前男友成为最大嫌疑人,然而不等真相水落石出,他却因病身亡,随着真相一点点地揭开,案情显得扑朔迷离。吴晴意外在庄一的公寓里找到两本日记,她在日记里看到了个性张扬而痛苦的庄一。吴晴偶然认识威华公司的总裁秦渊,并对他产生好感,最后坠入情网。然而一个女人出现在了她的面前,一场悲剧突然袭来……

